

熊盛文◎著

深巷斜晖



Shenxiang Xiehui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行走在历史文化名村，总给人一种特别的享受。窄窄的小路，或是石板，或是卵石，蜿蜒着穿过村巷，通进人家。青墙黛瓦的古建筑，或古朴平实，或高大雄伟，飞檐翘角，朱漆梁柱，石雕木刻，栩栩如生。清清的小溪，或穿村而过，或绕屋而行，溪水清源透底，溪流九曲回环。高大的古树和成片的竹林，在阳光的映照下，树荫或斑斑点点，或青翠透亮。微风吹过，带来阵阵幽密的清香……

深巷斜晖

张盛文◎著

行走在历史文化名村，总给人一种特别的享受。窄窄的小路，或是石板，或是卵石，蜿蜒着穿过村庄，通进人家。青墙黛瓦的古建筑，或古朴平实，或高大雄伟，飞檐翘角，朱漆梁柱，石雕木刻，栩栩如生。清清的小溪，或穿村而过，或绕屋而行，溪水清澈见底，溪流九曲回环。高大的古树和成片的竹林，在阳光的映照下，树荫或斑斑点点，或青翠透亮，微风吹过，带来阵阵绵密的清香……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巷斜晖 / 熊盛文著. —南昌 : 江西

人民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210-06723-8

I. ①深… II. ①熊…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3855号

深巷斜晖

熊盛文 著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98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27867090@qq.com web@jxp-ph.com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300千

ISBN 978-7-210-06723-8

赣版权登字—01—2014—5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88.00元

印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退下来之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游山玩水”。此前省内大的景点基本都去过，省级以上的历史文化名村倒没去过几个，因此下决心去“游村赏屋”。江西有6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其中国家级的有17个。本来想全部去一次，但两年的时间只走了一半多，看来难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行走在历史文化名村，总给人一种特别的享受。窄窄的小路，或是石板，或是卵石，蜿蜒着穿过村庄，通进人家。青墙黛瓦的古建筑，或古朴平实，或高大雄伟，飞檐翘角，朱漆梁柱，石雕木刻，栩栩如生。清清的小溪，或穿村而过，或绕屋而行，溪水清澈透底，溪流九曲回环。高大的古树和成片的竹林，在阳光的映照下，树荫或斑斑点点，或青翠透亮，微风吹过，带来阵阵绵密的清香。更不用说那发黄的族谱和淳朴的村民，带给你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乡情。还有那原生态的饮食，让你享受另类“舌尖上的惬意”。在那里，你感受的是一种清新的古韵。

行走在历史文化名村，也有一种浓浓的忧虑。现代化的新房正在蚕食饱含沧桑的古屋，水泥的道路正在取代留有先人脚印的古巷，曾经引以自豪的乡愁正在逐步淡出，那些代表着历史的印记正在慢慢消失。多数村民对古建筑的倒塌似乎乐见其成，因为他们需要改善居住条件，又不情愿付出代价去换取新的宅基地。村干部也是无可奈何，他们无钱维

护那些将要倒塌的建筑，也无力在人口日增的今天，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宅基地。就是县乡两级也觉得无计可施，毕竟他们的“钱袋子”没有鼓到可以在这方面慷慨解囊，况且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他们。面对着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面对着在不远将来可能发挥作用的资源，大家都在等待上层的决策。“留住乡愁”的要求，也许将为古村保护带来更多的真金白银。

我曾经给这本集子取过一个名字，出版社的同志觉得过于直白，于是又想了一个“深巷斜晖”。这四个字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济州过赵叟家宴》。他诗中的“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不仅营造出古代村落静美的氛围，也极富田园情趣。这是不是属于希望留住的“乡愁”，我不敢肯定。王维诗中的斜晖肯定是夕阳，但在摄影作品中，朝阳似乎也是斜晖。朝阳是美好的，代表“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但在诗人的眼中，夕阳同样是美好的，不然怎么会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愿这些幽深的小巷与两边的古宅，都能在温暖斜晖之下，留给人们永远的幽静深远。

我到每一个村，一般都会待上两天时间，有时还会在村民家住上一宿。除了和村民们聊天之外，还拍一拍古村的景色，以便留下更多的记忆。开始用的是卡片机，照片质量差一些，后来改用单反机，装备改善了，但技术没有多大长进。选了一些照片附在文中，以适应人们“有图有真相”的要求，也满足现代出版“图文并茂”的趋势。同时也有几篇游记，也一并收入。

写上几段话，作为编辑这本小集子的说明，也算是自序吧。

2014年5月

目 录



自序	1
乐平下徐村调查	1
寻乌周田：果业带富的历史文化名村	12
民国时期建设的新村——安义县鸭咀垅村	22
婺源洪村——钦定的长寿古里	36
高安县贾家古村：致富路上不停步	45
初访外婆家——南昌县合熋万家	59
红顶商人的家乡大院——访丰城县厚板塘村	68
藏在山里的古祠堂群——访于都县上宝村	78
大灾后崛起的新村——黎川茅店村	90
夜宿浮梁严台村	97
走出水患阴影——记吉水县桑园古村	106
崇仁县浯漳村：见证祠堂文化的变迁	114
铅山县石塘古镇：三起三落的江南纸都	124
龙虎山曾家古村轶事	135
天宝“六宝”	146

德兴县新营古村：保护与拆建的纠结	157
春风沂水重教村——访金溪县东源村	165
走出围屋的陈家人——访安远县东生围	175
徐霞客到过的村庄——莲花县湖塘村	184
莲乡古村观荷花——访广昌县驿前村	191
体验广昌莲文化	200
同时上梁的23栋古宅——访都昌县鹤舍村	210
山沟里的进士村——安福县柘溪村	218
思溪轶事——访婺源县思溪村	227
沧溪憾事——访浮梁县沧溪村	235
周家大屋的谜团——访万载县株山村	243
两到三僚话风水——访兴国县三僚村	253
义门陈的文化庄园——访进贤县艾溪陈家村	258
贞孝坊背后的辛酸——访东乡县浯溪村	270
望族古村——丰城县白马寨	278
探秘峡江县湖洲村	289
瑞金密溪古村的三位读书人	300

附：游记

长白山印象	312
在祖国的最北端	318
登上黑瞎子岛	324
访非拾零	332
难忘师恩——记胡乃武教授	344
光影的魅力——感受霞浦	350
在密林深处——游龙南县九连山	356
体验观音菩萨过生日——游南昌佑民寺	362
禅修——访永修真如寺	367
后记	374

乐平下徐村调查

乐平市委书记与我是老熟人，几次邀我去乐平看看。盛情难却，正好也想到村里调查，从网上查了查，选了塔前镇的下徐村。



下徐村全景

从南昌到乐平，全都是高速公路。下了高速公路，沿着国道和县道走了约20公里，就到了下徐。村庄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塔科秋盆地，头枕绵延群山，山虽不高，但植被还好，可以算是“养眼”的。靠近村庄的



村里的古樟树

山旁，有一棵四人才能合抱的古樟树，估计应该有几百年树龄了。村前的潘溪河，河水在雨中有些泛黄，据村民说，不下雨的时候，河水清澈见底。一条县道穿村而过，两旁有几十家大小不一的商店，全不像一个小村庄的模样。

这个普通的傍山小村，有1100多年的历史。村里一半左右的人口姓徐。据下徐徐氏宗谱记载，下徐村的始祖是汉代南州高士徐孺子的后人。五代时期，徐孺子十四世孙徐进为躲避战乱，从豫章（今江西南昌）迁入乐平石砚山（今乐平市下徐村一带）。据村里老人介绍，村周围的小山起名砚山，因山下有田，下雨积水，田有如砚，故名砚山。古时砚山包括今塔前的下徐、上徐、山下三个村，现有人口8000余众。今天砚山徐氏始祖后代可算到三十五六代，真应了一句古话：一人生二子，十代一千烟。徐进老先生1000多年前举家东迁，现已是枝繁叶茂了。

下徐的村民知道徐孺子的不多，不了解他们的老祖宗曾有那么高的社会威望，以至于豫章太守陈蕃为其专设一榻求教，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下陈蕃之榻”，使他更名扬千古。在下徐，人人称道的是

“叔侄两状元”、“文进士、武状元”，这是村里历史上出过的两位名人。“叔侄两状元”是徐庚、徐衡，两人按辈分为叔侄关系。徐庚，字叔义，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累官福建按察使、广西转运使，封开国男。他廉洁爱民，在广西任内严惩贪官污吏数十人，减免苛捐杂税，为官40年，回乡时仅薄田数亩、老屋数间而已，颇符合当今百姓对官员“反贪腐、重民生”之要求。徐衡是徐庚的堂侄，又名衡卿，字季平，算起来是徐孺子的十九世孙，他出生于公元1075年，宋崇宁二年（1103）28岁时中进士，授太学，后朝廷兴建武学，又学武艺，31岁时中武举状元，故被后代称为“文进士、武状元”。他历任右班殿直、晋宁知军和江南东西道廉访使、广东路提刑按察使、康州防御使等职。廉访使任内赈济灾民、修复农政颇有政绩，深得上下赞誉。宋徽宗下旨将徐衡救灾经验在其他灾区推广，并招为驸马。乐平当地还流传徐衡曾经两次为驸马，但不见《宋史》有传，砚山徐氏宗谱中也没有记载，恐怕不太可靠。

徐庚是否为下徐村人有争议。村民多认为其为上徐村人，但同出一宗是确认无疑的。徐衡肯定是下徐村人，因为有“世科”牌坊为证。世科牌坊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建，是村民为纪念徐衡所建，又被当地人称为古山门。该牌坊系木质构架，四柱三开三楼歇山重檐式，双翘角、双印山，通高9米，面阔



下徐村古山门

10米，进深4米。走近山门，依稀可见“世科”二字，山门前保留着几块下马石。据村上老人说，从古至今，村里婚丧嫁娶、迎送宾客，都要进出山门，颇有一些规矩。抬轿、抬棺可从中间门出入，骑马则必须要在山门前下马，牵马从侧门入村。乐平市博物馆余馆长告诉我，这个山门（牌坊）在江南地区算是资格最老的之一。可惜年久失修，有点破烂不堪，加上周围新房林立，格局上又有点不伦不类。村里的老人说，原来村里有不少明清古建筑，包括古宗祠、古民居、古戏台、古街道等有近20多处，现在除了宗祠、戏台（建于清末民初）还在外，古民居只剩下三四栋了，且比较分散，古街的老石板依稀可见，但已断断续续不成“街”了。据说从2006年开始，陆续有浙江人到村里购买古建筑，最开始的一栋卖了13万元，以后价格日涨，已有六栋“乔迁”外省作文物了。看来保护农村古建筑和做好村庄规划也是基层文化建设中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村里的古建筑除了山门之外，当数仁寿楼。据说徐衡告老还乡时，宋高宗御笔亲题“仁者寿”三个字；在他80大寿（1153）时，朝廷又赐建仁寿楼。三年后，徐衡去世，应了宋高宗“仁者寿”的赐语。仁寿楼建成后，徐衡曾自题七律一首，诗曰：“百尺楼成接昊苍，御题仁寿问行藏。四端所有虽为贵，五福为先孰敢当。日出千山凝晓色，花开十里带秋香。老来意外无他念，赢得登临兴味长。”从诗中可见当时仁寿楼的雄伟了。当然，现存的仁寿楼已非徐衡见到的原物，而是清朝中期复建的。在蒙蒙细雨中，也体验不到诗中描绘的景色，但村旁油菜花还是不少，只是不带“秋香”带“春香”了。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的“仁者寿”三个字已看不到了。因为上世纪60年代当地成立下徐人民公社，仁寿楼成为公社的办公场所，“乐平县下徐公社”几个字盖在了宋高宗题字的上面。这也让这栋古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了劫难，得以保留至今。

除了古建筑外，村里干部还领我们去看了“四奇”，即奇树、奇根、奇洞、奇水。从村里出来，沿着村前的一条麻石铺的古驿道，来到报春桥前。这是一座三孔石桥，长40米，宽6米，单孔最大跨度有7米，建成于乾隆六十年十月六日，桥面上有一条被独轮车磨出的沟壑。清代鄱阳县令严贞曾为桥题诗说，“徐君出入多车马，想是曾将此柱题”。可以肯定的是，桥碑上的“报春桥”三个字不可能出于徐衡之手，因





报春桥



“石抱树”



“夫妻树”

为相隔近600年。树从石头中长出，似乎不可想象，但桥旁就有两棵这样的树，当地人称之为“石抱树”，两棵树在“夹缝中生存”，确有奇妙之处。离奇树几米远，又有一对“夫妻树”，树干连着树兜，在石壁上作“杂技表演”，这种“树抱石”，当地人称为“奇根”。不远处有个溶洞，洞口约一米见方，因为连日下雨，洞中已积满水。村民告诉我，天晴时俯身从洞口走进两三米，就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地下世界，里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景物。但眼见为实，进不了洞，不敢断言是否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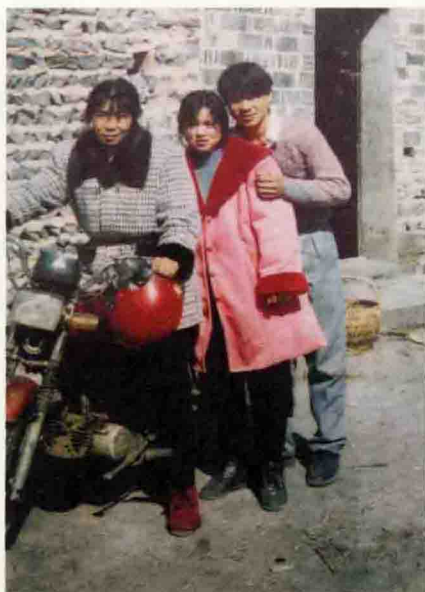
看奇水要返回到村里。村后有两股清流从山上自流而下，穿村而过，流经的每家门前都有块青石板，千百年来，

村民足不出户就可濯衣洗物。第二天去时，天放晴了，不少老年妇女和年轻媳妇三五成群地在水旁洗衣，交谈甚欢，怡然自乐，别有一番景象。“清水环屋流”在江南村庄也可以算是奇观。

村干部告诉我，下徐村共488户，人口1949人，人均耕地只有半亩，1.1万亩山地大都是公益林。由于土地资源少，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达到60%。去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有7476元，在乐平市也属中等偏上水平，70%的家庭都新建了住房。张金香一家就是靠外出务工致富的。她家的房子也在绕村的水渠边，有四层，但她说只有三层，因为顶层的阁楼只堆放东西，在她眼里不能算。她还给我看了一张过去老房子的照片，那可真是“鸟枪换炮”了。张金香今年58岁，老伴



奇水



张金香家的老房子



张金香家的新房子

于2000年因病去世，育有3个儿女，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大孙子在城里读高中，四层楼的房子平时只有她和8岁的小孙子住了一间，其余的都空着。说起盖房的资金，她坦诚说，主要靠儿子、儿媳务工收入。她儿子在浙江务工已经14年，现在与儿媳两人每年带回来的钱约5万元。我问张金香她儿子是不是进了企业管理层，她笑着说，“拉长”都没当到，还是一线的工人。她还告诉我村里盖新房的，大多数家里都有人外出务工。

大多数之外，我也看到两户在家经营、盖了好房子的家庭。一家的主人叫宁仁山，今年48岁，母亲姓徐。他家的房子在下徐算是最好的之一，有五层、600余平方米。一楼、二楼现在用于经营超市和农资商店，三楼以上是住房，卫生间里还装了抽水马桶，装修档次不亚于城市中等水平。宁仁山是下徐最早的“万元户”之一。1982年高中毕业后不久，他与其他5个人合伙办了一个小煤窑，后来又从事木材生意5年，有了点积蓄后，1990年在村里开了一家商店，第一年的纯收入就有1万元，后来生意逐步扩大，2009年又申请到“万村千乡”项目，成为本村最大的商店，经营的商品有200多种，平均每天营业额有千元左右，一年的纯收入约5万元。我问宁仁山，村里有30多户从事商业，经营日用品、服装、家电、餐饮、肉菜、南杂的都有，生意能做得起来吗？他告诉我，周围几个村，像上徐、山下等都没有什么大的商业网点，他们村



宁仁山和他的超市

又在县道上，所以生意都不错。从事商业的村民家庭，年收入至少有3万~5万元，在村里都属于中等以上。另一家的女主人叫肖彩霞，今年32岁，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她的丈夫姓徐，在镇卫生院做医生。她年纪不大，却当了两届村委会成员，2007年还被选为乐平市人大代表。她家的房子在村里也算是好的，有三层楼，地面砖、内外墙砖一应俱全，厨房里全是柜式厨具，卧室的布置也很洋气。我问她盖房子花了多少钱，还欠不欠债。她回答，加上装修大约15万元，基本上没借债。我奇怪她在村里种1亩地加上当干部一年4000元的补助，哪来的这么多钱？她告诉我，盖新房之前，她家在老房子里开了个小澡堂，收入还不错。盖新房以后，家家户户都有洗澡的地方，再加上当村妇女主任工作忙，就没有接着开了，她盖房的钱主要靠开澡堂积累的。看来，人口较多的大村庄，发展“三产”也是一条致富路。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减少村庄、做大村庄，可能也是解决农村就业的一条路径。

还有一些村民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徐国火，今年78岁，是村里的老支书。他1965年担任会计，1980年担任大队长，1984年和1994年又两次担任村支书。他现在住的房子建于1966年，全木质结构，地面没有铺水泥，昏暗的房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两个儿子都盖了新房，两个孙子也已结婚，我问他为什么不和晚辈一起住，他似乎不愿多说。我去了不少农村，像这样儿孙住新房，老人蹲老屋的现象比比皆是，开展这方面的道德教育和移风易俗，看来应当关注和加强。虽然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儿孙生活都好了，但老人似乎并不宽裕。徐国火给我报了一笔账，他夫妇两人种了5亩地，年纯收入2000元左右，加上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去年才开始有）和镇里帮他争取到的老村支书补助，全年总收入不到7000元。两人看病一年要花2000多元，生活水平大体只有全村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另一位住破旧旧屋的是70多岁的“五保”老人。她说不清楚房子是什么年代所建的，估计有50年以上历史，房子又小又矮，地面高低不平，真担心她什么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喊人扶一把都喊不到。我问她为什么不去乡镇的敬老院，她说了三个理由：一是饭菜口味不如自己烧得好，二是和别人住一起合不来，三是在这里住惯了。据村干部说，像这样的“五保”老人，村里共有7人，基本都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看来如何针对老年人思想观念，进行有说服力的宣传，让70岁以上的“五保”老人都能在敬老院集中供养，还需探索一些好的办法。

下徐村的公共服务总体还可以。这个村1970年就通了电，县道也经过村里，出入比较方便。1984年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992年电视机基本普及，有线电视也进了村，家家都有彩电。我在一座古建筑里看了一位老人的住房，用的也是21寸的彩电。平板彩电不多，据说只有新结婚的年轻人才会买，看来若干年后，彩电更新换代的潜力很大。据村干部说，村里四分之一的家庭有洗衣机。洗衣机普及率较低，可能与村里的“奇水”有关吧。我在“奇水”边与洗衣的妇女聊天时，她们都自称是“不用电的洗衣机”。

摩托车和电动车也进入了家家户户，成为青壮年的代步工具。村里的小学建在山旁，有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厕所里都铺上了瓷砖，全校有140多名学生、10位教师，语文、数学是专职的，其余课程由他们兼教。校长告诉我，教学质量很一般，所以近几年到外地读书的孩子占到本学区适龄儿童的30%，其中在乐平城区读书的超过10%，其余的跟父母在务工地就学。校长最苦恼的是，好教师来不了，现在的10位教师也都不住在本村，他们称之为“走教”。校长和教师普遍认为，国家提出均衡教育之后，村小与县、乡小学的差距越来越大，统筹城乡教育公共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村卫生室设在一个老祠堂里，房子比较破旧，旁边的村委会盖得不错，但村干部都不同意卫生室搬进去，可能怕挤占了村委会的用房。卫生室医生徐既炎是赤脚医生起家，已经干了30多年，妻子是小学的退休教师，自己收入还不错。更令他自豪的是，三个儿子都很争气，老大博士毕业后在深圳大学当教师，老二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老三大学毕业后也在浙江的一家乡镇医院当医师。村里的人都认为，他家的“兄弟两博士”可与前辈的“叔侄两状元”比美。卫生室还有一位医生，比徐大夫要年轻一些。村民看病比较方便，我走进卫生室，恰好有三个小孩正打吊针，都是感冒发烧，依我观察，体温不会太高，但用的都是“先锋”。抗生素的滥用，在村里也可得到印证。

村际间交通固然不错，但村里的路实在不敢恭维。镇村干部归结为没有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现行政策，2000人的大村新农村建设也只补16万元，村里又没有集体经济，4.5万元的转移支付基本上只够发村干部的工资和公用经费，搞新农村建设，村民不愿掏钱，镇村无钱可掏。像这样人口相对集中的大村，尤其是一个有点文化积淀的千年古村，早